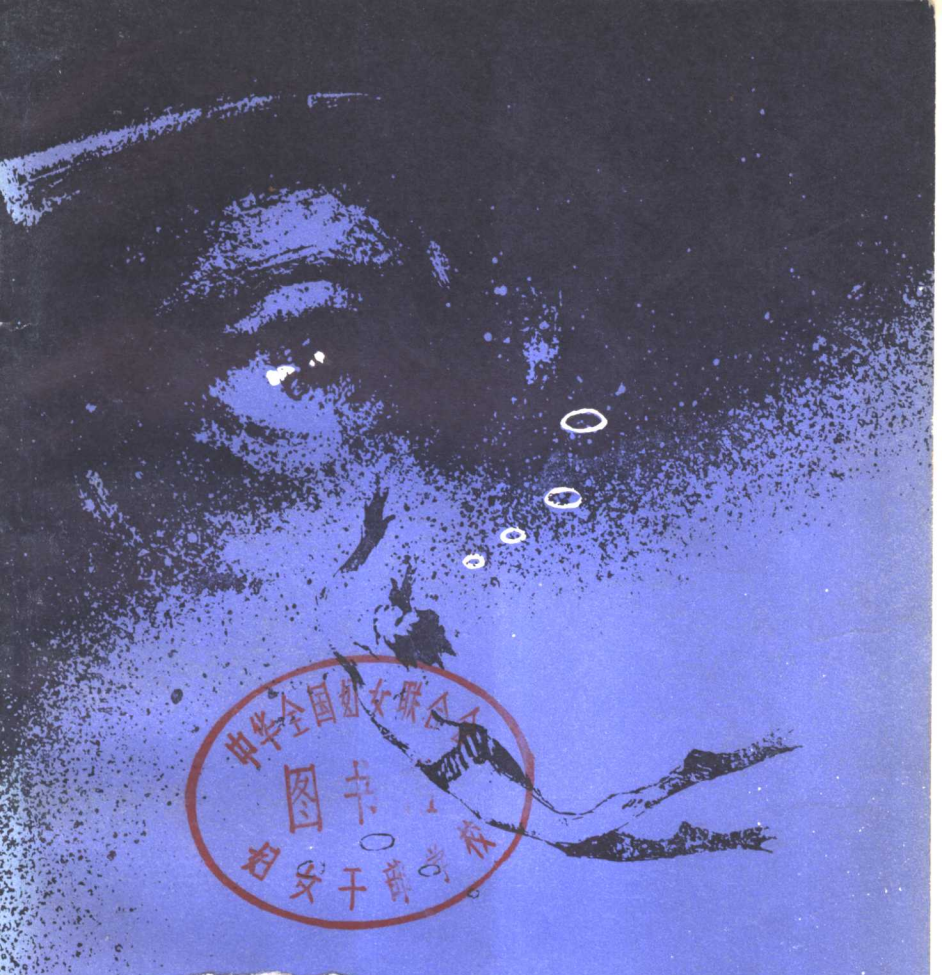




水陆两栖人

别列叶夫 著

书馆

水陆两栖人

〔苏〕别列叶夫著

陈冀 邹锡祯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崔友利

水陆两栖人

〔苏〕别列叶夫著

陈冀 邹锡祯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7印张 130千字

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24,000—85,000册 定价 0.46元

内 容 提 要

科学幻想小说“水陆两栖人”是苏联作家别列叶夫二十年代的代表作。

故事发生在南美阿根廷。名医萨列瓦托尔把小鲨鱼的鳃移植到一个男孩身上，使他成为既能在地面上生活、又能栖居海底的两栖人。“水母号”船主左利达捕获了两栖人，强迫两栖人替他下海采珍珠。不久，两栖人又逃回医生家里。

左利达的助手巴里塔札尔打听到两栖人原来是他的儿子，想通过法院索回儿子。同时，教会和船主左利达想借此发一笔大财，也控告医生，说他作非法的活体解剖，造成残废，而且亵渎了神灵。医生在狱中替狱长的妻子治好了病，狱长为了感谢他，把两栖人放出监狱。从此两栖人又回到海里，终生与鱼鸟为伍。

А. БЕЛЯЕВ

ЧЕЛОВЕК-АМФИБИЯ

ГОСП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目 次

第 一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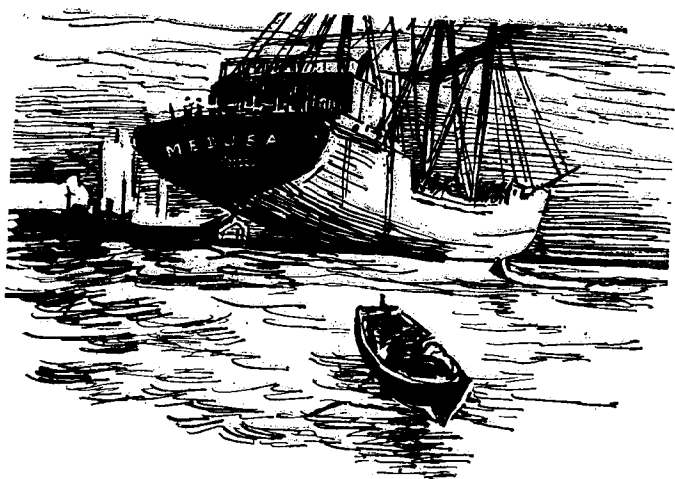
“海魔”.....	1
骑海豚.....	12
左利达碰钉子.....	17
萨列瓦托尔医师.....	25
患病的外孙女.....	32
奇异的花园.....	37
第三堵墙.....	42
袭击.....	46
水陆两栖人.....	52
伊赫季安德尔的一天.....	56
姑娘和皮肤黝黑的人.....	68
伊赫季安德尔的仆人.....	71
城中.....	76
又在海里.....	82
小小的报复.....	88
左利达忍耐不住了.....	94
不愉快的会面.....	100
恶战章鱼.....	104
新朋友.....	109

第 二 部

在途中.....	121
他就是“海魔”.....	130
全速！.....	138
不寻常的囚徒.....	144
被舍弃了的“水母号”.....	154
沉没了的船.....	158

第 三 部

新出现的父亲.....	167
特殊的案件.....	177
天才的疯子.....	182
被告的话.....	188
狱中.....	196
脱逃.....	210



第 一 部

“海 魔”

是一个闷热的阿根廷夏季的正月之夜^①。漆黑的天空繁星密布。“水母号”安详地停泊着。夜晚很宁静，既没有波浪的拍击声，也没有索具的辗转声。海洋似乎在酣睡。

这艘小帆船的甲板上躺着许多半裸的采珠工人。他们被工作和烈日折磨得疲惫不堪，熟睡时也在翻来复去，唉声叹气或尖声叫喊。他们的手脚神经质地抽搐着。也许他们梦见了敌人——鲨鱼。在这些无风的炎热的日子

^① 在阿根廷，正月是夏天。

里，人们都非常疲乏，以至采完珍珠后，连把划子搬上甲板的力气也没有了。不过这并不需要，没有任何迹象预示天气会有变化。所以夜里就把这些划子绑在锚链上，让它们留在水面。桅桁没有平放下来，索具系得很松，没有收好的三角帆在微风中轻轻地颤动。船头和艉楼之间整片广大的甲板上都是一堆堆的珍珠贝壳、珊瑚石碎片，采珠工人们潜下海底用的一条条绳索，以及他们盛放找到的珠母的粗布袋和空桶。

后桅旁边摆着一个盛淡水的大桶，上面有一把用小链条缚住的铁杓。水桶周围的甲板上显现出泼过水的黑斑点。

不时这个或那个采珠工人爬起来，迷迷糊糊地摇晃着身子，踩过睡着的人的手脚，慢慢走到水桶跟前。他闭着眼睛喝完了一杓水，就随便往什么地方一倒，仿佛他喝的不是水，而是纯酒。工人们饱受口渴的折磨；早晨干活以前吃东西有危险，因为人在水中受到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们直到水里变暗为止，整天都空着肚子干活；只是临睡时他们才能吃到东西，而吃的是咸牛肉。

夜里印第安人巴里塔札尔值班。他是“水母号”船主彼特罗·左利达船长的亲信助手。

巴里塔札尔年轻时曾经是个著名的采珠手；他能够在海底停留九十秒甚至一百秒钟——这比普通人多一倍。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那时候，师傅善于教导，而且我们从小就开始受训练，”巴里塔札尔对年轻的采珠工人们说，“我父亲把我送去跟随霍兹学习的时候，我还不过是个

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他一共有十二个小学徒。他是这样教我们的：把一块白石头或者一个贝壳扔到水里，然后命令说，‘潜下水去，把它拣上来！’他扔得一次比一次深。如果拣不到，他就用细麻绳或者鞭子抽你一顿，把你象小狗般扔到水里。你又得潜下去。他就是这样教会我们潜水的。后来，他着手使我们习惯在水底停留得久些。这位经验丰富的老手潜下海底，把一只篮子或者一个网缚在锚上。然后我们就潜到水里去把它解开。你没解开，就别上水面。要是上来，就吃一顿鞭子或者细麻绳。

我们遭受了无情的毒打，吃得消的人不多。可是我却成为这一带头一名采珠手。钱挣得很多。”

年纪大了，巴里塔札尔就放弃了找珍珠这行危险的职业。他的左脚给鲨鱼咬成残废，锚链又刮伤了他的胁部。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一片小铺子，做着珍珠、珊瑚、贝壳和海上珍奇物品的买卖。可是他在岸上感到无聊，所以常常去采珍珠。老板们都很看重巴里塔札尔，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拉·普拉塔海湾及其沿岸和有珍珠贝壳的地方了。采珠工人们也尊敬他。他善于逢迎大家——既能讨好工人，又善于博取老板的欢心。

他把这行职业的全部诀窍都教给年轻的采珠手：怎样屏住呼吸啦；怎样击退鲨鱼的袭击啦；而在心情愉快的时候，甚至教他们怎样瞒着主人，把稀有的珍珠收藏起来。

老板们，也就是船主们赏识他，是因为他能够万无一失地一眼估定每颗珍珠的价格，并且把最有利于老板的珍珠迅速拣出来。

因此，老板们都乐意带他作自己的助手兼顾问。

巴里塔札尔坐在一只小木桶上，悠然地吸着一枝粗雪茄。挂在桅杆上的一盏灯笼的光落到他脸上。那是一张长方形的脸孔，颧骨不高，鼻梁端正，生就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是阿拉乌康人^①的脸型。巴里塔札尔的眼皮沉重地垂下来，又慢慢地抬上去。他在打盹。不过他的眼睛虽在睡，耳朵可没睡。即使在沉睡的时候，两只耳朵也仍然醒着，提防着危险。但这时候巴里塔札尔只听见睡着的人的叹息声和嘟囔声。一阵阵腐烂的珍珠贝壳的臭味从岸上袭来——为了易于取出珍珠，所以让它们腐烂；活珠母的壳不容易弄开。没闻惯的人对这股气味会觉得讨厌，但巴里塔札尔却不无高兴地吸着。对于他这个流浪汉、采珠手来说，这股气味使他回忆起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和惊心动魄的海上险遇。

取出珍珠后，那些最大的贝壳就搬运到“水母号”上。左利达算盘打得挺精：他把贝壳卖给工厂制造形形色色的钮扣。

巴里塔札尔睡着了。不久雪茄也从无力的手指间掉下来。他的头垂在胸前。

但就在他睡醒以前，从海洋远处传来一种声音。这声音在近一些的地方又响了一次。巴里塔札尔睁开眼睛。仿佛有人在吹号角，随后，似乎有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嗓音在呼唤“啊”，接着声音更高了：“啊——啊！”

① 阿拉乌康人是美洲印第安人中的一个部落。——原注

这悦耳的号角声不象刺耳的轮船汽笛声，而愉快的喊声也和溺水者的呼救声截然不同。这是一种新的、不熟悉的声音。巴里塔札尔站起身，他觉得头脑顿时清醒过来。他走到船舷边，敏锐地望了一下平静的海面。一个人也没有，非常宁静。巴里塔札尔用脚推推躺在甲板上的一个印第安人；等这个印第安人爬起来时，他轻轻说道：

“有人在喊叫。这恐怕是他……”

“我没听见，”这个古隆那族^①的印第安人一面跪着侧耳倾听，一面也同样轻声地回答。突然，沉寂又被号角声和喊声冲破了：

“啊——啊！”

古隆那人一听见这声音，就弯下身子，好象挨了鞭打似的。

“对，这恐怕是他，”古隆那人说，吓得牙齿格格地响。

其他的采珠工人也都醒了。他们爬到被灯笼照亮的地方，仿佛要在那发黄的微弱灯光中避开黑暗。大家都你挤我，我挤你地坐着，精神紧张地谛听着。号角声和人声在远处又响了一次，接着就完全沉寂下来了。

“这是他……”

“‘海魔’，”渔民们小声说。

“我们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

“这比鲨鱼还可怕呢！”

“把老板请来吧！”

① 古隆那族，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名。——原注

只听见一阵光脚的啪哒声。老板彼特罗·左利达一边打呵欠，一边搔着毛茸茸的胸膛走上甲板。他没穿衬衫，只穿着一条麻布短裤，宽皮带上挂着手枪套。左利达走到人群跟前。灯笼照着他那张睡眼惺忪、晒得发黑的脸孔，一绺绺披到额上的厚鬈发，两道浓眉，微微向上翘起的毛茸茸的唇髭和一撮不多的花白胡子。

“出了什么事？”

他那有点粗暴而镇静的嗓音和充满自信的举动，使印第安人安下心来。

他们大家立刻七嘴八舌地讲起来。

巴里塔札尔举起手，作了个手势叫他们住口，然后说道：

“咱们听见了他的……‘海魔’的声音。”

“做梦！”彼特罗把头垂在胸前，昏昏欲睡地回答。

“不，不是做梦。我们大家都听见‘啊——啊’和喇叭的声音呢！”采珠工人们嚷起来。

巴里塔札尔用同一手势叫他们住口，然后接下去说：

“我亲耳听见的。只有‘海魔’才会这样吹。在海上没有人会这样叫和这样吹的。得赶快离开这儿。”

“一片鬼话，”彼特罗·左利达依旧那样没精打采地回答。他不愿意把还没有烂透、发着恶臭的珠母从岸边搬上船来便启碇离开。可是他无法说服这些印第安人。他们很激动，挥动双手叫嚷着，威胁说，如果左利达不拔锚，明天他们就上岸，步行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

“让这个‘海魔’跟你们都见鬼去吧！好的。天亮的时候

候我们起锚。”船主一路唠叨着回到自己的舱房里去。

他已经不想睡了。他点亮了灯，抽着雪茄，开始在不大的舱房里踱来踱去。他在想那个在这一带海面上出现了好些时候，吓唬渔民和沿海居民的怪物。

还没有一个人见过这怪物，可是它已经出现过几次。人们编造了一些关于它的神话般的传说。海员们在小声讲述这些传说的时候，提心吊胆地东张西望，好象害怕这个怪物偷听似的。

这怪物对一些人加以损害，对另一些人却意外地给予帮助。年老的印第安人都说：“这是海神。他一千年从海底出来一次，在地面上打抱不平。”

天主教神父们硬要迷信的西班牙人相信这是“海魔”。他在人间出现，是因为居民把神圣的天主教会给忘了。

所有这些谣言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好几个星期“海魔”是黄色小报的记者和小品文作者们爱写的题材。如果帆船、渔船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沉没了，或者渔网被弄坏了，捕到的鱼失踪了，他们就归罪于“海魔”。可是有些人却说“海魔”有时偷偷把大鱼放进渔船里，有一回甚至救起一个溺水的人。

至少有一个溺水者肯定地说，他已经没顶的时候，有人从下面托住他的背，这样扶持着一直游到岸边；等到得救者踏上沙滩，转眼间那人就隐没在拍岸的激浪里。

但最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见过“海魔”。谁也描述不出这神秘怪物的模样。自然，目击者是可以找到一些的。他们把“海魔”说成头上生角、蓄着山羊胡子、有一双狮子爪

和一条鱼尾巴，或者把它形容成长着人脚的有角大蛤蟆的样子。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官员们起初认为这些传说和报章的记载是无聊的假想，没有加以注意。

可是群众的情绪——主要是渔民们——愈来愈激动。不少渔民已经不敢出海了。鱼少打了，居民们就感到海鲜缺乏。于是地方当局决心调查这一事件。海岸警备队的几艘汽艇和摩托船分头驶往各海岸，奉令“拘捕那个在滨海居民中散播骚动和惊惶的不明人物”。

警察队在拉·普拉塔海湾及其沿岸搜索了两个星期，抓了几个印第安人，把他们当作存心造谣生事，惑乱人心的坏分子，可是“海魔”却没有捉到。

警察局长发表公报说，“海魔”根本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些无知粗人的捏造，这些人已经关起来了，将受到应得的惩罚，同时劝渔民别相信谣言，马上动手打鱼。

这公报暂时是收效了。可是“海魔”并没有终止开玩笑。

有一天夜里，几个离岸相当远的渔民被山羊羔的咩咩叫声吵醒了，这种叫声在他们的小船里响起可算是怪事。有的渔民发现拉上来的网割破了。

“海魔”重新出现使访员们大为高兴，他们现在期待着科学家们的解释。

科学家们毫不延迟地发表意见。

他们认为，海洋里不会存在着科学上不知道的海怪，这种海怪能做出只有人才办得到的事。科学家们写道：“如果

在研究得还不够的海洋深处出现了这种生物，那就是另一回事。”不过科学家们仍然不能设想这种生物能够有理性地行动。科学家们和海上警察局首长认为这都是胡闹分子的恶作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这样想。

有些科学家引证了德国著名博物学家孔拉特·盖司纳^①的话，他曾经记述过海女神、海魔、海和尚和海主教的事。

有几个老科学家写道：“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者们所写的东西到底有很多是正确的，虽然新科学不承认这些老学说。上帝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下结论时应该比任何别的人更虚心谨慎。”

虽然如此，这些虚心谨慎的人却很难称为科学家。他们相信怪事，比相信科学还要厉害，他们讲课活象布道。

最后，为了解决争执，决定派出一个科学考察队。

考察队队员们没有福气遇见“海魔”。但是他们却知道了关于“陌生人”的行为的许多新资料（老学者们坚持要用“生物”这个词来代替“人”这个词）。

考察队队员们在报纸上发表的报告书里写道，

1. 在沙滩上的几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人的狭窄的脚掌所踏出来的脚印。这些脚印从海那一边来，又回到海里去。不过，这些脚印可能是乘小船到岸上来的人所留下的。

2. 我们检查过的渔网都有切口，这些切口可能是被锋

① 十六世纪德国著名学者，著有“谈动物”一书，在长时期内对博物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原注

利的刀子切的。也许是，渔网钩着了尖锐的暗礁或者沉没的船只的碎铁片，因而撕破了。

3. 根据目击者叙述，一条被暴风雨卷到离海很远的岸上的海豚夜间被人拖回水里，沙滩上发现了脚印，好象是长着长趾甲的。大概有个软心肠的渔民把海豚拉回海里了。

大家知道，海豚追猎鱼类，帮助渔民把鱼群赶到浅水滩。所以渔民们常常解救海豚的危难。脚爪的痕迹可能是由人的手指弄成的。想象力把这些痕迹幻想成脚爪的形状。

4. 山羊羔可能是被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带上小船，偷偷地放在那儿的。

科学家们还找出一些比以上几项更复杂的理由，来解释“海魔”留下的各种痕迹的由来。

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海怪能够作出如此复杂的行动。

可是这些解释仍然不能使人人都满意。甚至就在科学家们中间，也有人认为这些解释成问题。即使是最灵巧，最爱开玩笑的家伙，怎能干了这么些勾当，这样长久都没给人看到呢？但主要的是（科学家们在报告书中对这一点只字不提）：证实了“海魔”在短短时间内、在相隔很远的不同地点干了轰动听闻的事业。要么“海魔”能以空前未闻的速度游泳，要么他拥有某种特殊的配备，否则，就是“海魔”不止一个，而有好几个。那末，这一切恶作剧就变得更难理解，更富于威胁力了。

彼特罗·左利达在舱房内不停地踱着步，从头到尾回想这一桩谜样的事件。

他没注意到东方已经发白，淡红色的阳光从圆舷窗射了进来。左利达熄了灯，开始洗脸。

他用热水淋头的时候，听见甲板上传来惊惶的喊叫声。左利达没洗完脸，就急忙顺着船梯走上甲板。

赤身露体、大腿间挂着一块麻布的采珠工人们站在船舷边，挥动着手，乱糟糟地叫嚷着。左利达往下一望，看见夜间留在水上的划子都解开了绳。夜风把它们刮到相当远的大海里去了。现在晨风慢慢地把它们吹向岸边。扔散在水面上的桨在海湾里漂浮。

左利达命令工人们收集划子。但没有一个敢离开甲板。左利达把命令重复了一遍。

“你自己去遭受‘海魔’的毒手吧，”有人回嘴说。

左利达伸手摸枪套。采珠工人们向后退开，挤在桅杆周围。他们象仇敌般盯着左利达。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了。但这时巴里塔札尔出来干涉。他说：

“阿拉乌康人天不怕、地不怕。鲨鱼没把我吃掉，现在我再拿这副老骨头去哽住‘海魔’。”于是他把两手叠放在头上，从船舷跳进水里，向最近的划子游去。这时候采珠工人们都走到船舷边，恐惧地注视着巴里塔札尔。他虽然年纪老迈，脚又有毛病，但游得非常出色。这个印第安人划了几下，便游到了划子那里，捞起漂浮着的桨，爬进船内。

“绳子是用小刀切断的，”他嚷起来，“切得真整齐！刀子象刮脸刀一样锋利。”

有几个采珠工人看见巴里塔札尔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也就学他的样子去做了。